

鲁迅◎著

朝花夕拾

现代文学经典文库

XIANDAI WENXUE JINGDIAN WENKU

扶桑正逢秋光好楓葉
如丹照斷寒卻折盡
楊花歸客心隨東柳
憶華年一

願同樂也相教

魯迅

寂寞新文苑平安集戰場
兩間餘一平所藏而彷徨

壬午之春書情

山縣先生教正

魯迅



现代文学经典文库

朝花夕拾

鲁迅◎著



长江出版传媒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朝花夕拾 / 鲁迅 著

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3.5

现代文学经典文库

ISBN 978—7—5354—6265—7

I. 朝… II. 鲁… III. 鲁迅散文—散文集 IV. I210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74278 号

责任编辑: 田扬帆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封面设计: 异一设计

责任印制: 左 怡 邱 莉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85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张: 8 插页: 4 页

版次: 2013 年 5 月第 1 版

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50 千字

印数: 1—10000 册

定价: 24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

前言

鲁迅先生一生创作了两部散文集，《朝花夕拾》和《野草》，相对而言，《朝花夕拾》又更有情趣些。

《朝花夕拾》作于一九二六年，共十篇，前五篇写于北京，后五篇写于厦门。最初以“旧事重提”为总题目陆续发表于《莽原》半月刊。一九二七年，鲁迅在广州重新编订，添写《小引》《后记》，并改名为《朝花夕拾》，是了解与研究鲁迅早期生活、思想和当时社会风貌的重要艺术文献。十篇中《阿长与〈山海经〉》《二十孝图》《五猖会》《无常》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《父亲的病》六篇，为回忆童年生活，让读者看到先生故乡民俗风情，也见到当时人心世道。《琐忆》《藤野先生》《范爱农》乃人生怀念文字。藤野是一位正直、热诚的日本学者，范爱农是一个在黑暗中，抑郁、愤懑的爱国青年，《琐忆》忆的则是，作者自己为寻“另一类的人们”所经历的艰难和热望。



鲁迅先生学问大，文笔老辣，思想深刻，这是长处，也是阅读的难度。所以，读鲁迅的文章要慢一点。好在《朝花夕拾》写的是从小到大，成长的故事，应当引人入胜。

为增添读者阅读兴趣，更多了解鲁迅先生，这里附上鲁迅先生的全部诗歌作品。

《朝花夕拾》是鲁迅先生早年的生活记忆，诗作则是抒发时世感受，题赠友人的诗作大抵也是抒发世态人生感受。所以，这两部分作品，完全可以当作品先生的传记看。



目 录

小引 / 1
狗·猫·鼠 / 4
阿长与《山海经》 / 18
《二十四孝图》 / 27
五猖会 / 39
无常 / 46
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/ 58
父亲的病 / 65
琐记 / 73
藤野先生 / 86
范爱农 / 95
后记 / 108



附：鲁迅诗歌

旧体诗

- 七言绝句 别诸弟三首 / 129
七言律诗 莲蓬人 / 132
五言诗 庚子送灶即事 / 134
五言诗 祭书神文 / 136
七言绝句 别诸弟三首 / 140
七言律诗 惜花四律 / 143
七言绝句 自题小像 / 147
五言律诗 哀范君三章 / 149
杂诗 我的失恋 / 153
五言绝句 替豆萁伸冤 / 155
五言绝句 吊卢骚 / 156
四言诗 题赠冯蕙熹 / 158
五言律诗 赠邬其山 / 159
七言绝句 送 O. E. 君携兰归国 / 161
七言律诗 惯于长夜过春时 / 162
七言绝句 赠日本歌人 / 164
五言律诗 无题 / 165
七言古风 湘灵歌 / 167
七言绝句 无题二首 / 169
七言绝句 送增田涉君归国 / 171
七言绝句 无题 / 172
七言绝句 偶成 / 173
七言绝句 赠蓬子 / 175



- 七言绝句 一·二八战后作 / 177
- 七言律诗 自嘲 / 179
- 五言绝句 教授杂咏四首 / 181
- 七言绝句 所闻 / 184
- 七言绝句 无题二首 / 186
- 七言绝句 无题 / 188
- 七言绝句 答客诮 / 189
- 七言绝句 二十二年元旦 / 190
- 七言绝句 赠画师 / 192
- 五言律诗 学生和玉佛 / 193
- 七言律诗 吊大学生 / 195
- 五言诗 题《呐喊》 / 197
- 五言诗 题《彷徨》 / 198
- 七言绝句 悼杨铨 / 199
- 七言律诗 题三义塔 / 201
- 五言诗 无题 / 203
- 七言绝句 悼丁君 / 205
- 竹枝词 赠人二首 / 207
- 竹枝词 无题 / 209
- 五言绝句 无题 / 211
- 七言律诗 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/ 213
- 七言绝句 报载患脑炎戏作 / 215
- 七言绝句 无题 / 216
- 七言律诗 秋夜有感 / 217
- 七言绝句 题《芥子园画谱三集》赠许广平 / 219



七言律诗 亥年残秋偶作 / 221

民歌体诗

好东西歌 / 224

公民科歌 / 226

南京民谣 / 229

“言词争执”歌 / 230

新诗

梦 / 235

爱之神 / 237

桃花 / 239

他们的花园 / 241

人与时 / 243

他 / 245

《而已集》题辞 / 247



小 引^①

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，然而委实不容易。目前是这么离奇，心里是这么芜杂。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，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，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。中国的做文章有轨范^②，世事也仍然是螺旋^③。前几天我离开中山大学的时候，便想起四个月以前的离开厦门大学；听到飞机在头上鸣叫，竟记得了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日旋绕的飞机^④。我那时还做了一篇短文，叫做《一觉》^⑤。现在是，连这“一觉”也没有了。

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，夕阳从西窗射入，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。书桌上的一盆“水横枝”^⑥，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：就是一段树，只要浸在水中，枝叶便青葱得可爱。看看绿叶，编编旧稿，总算也在做一点事。做着这等事，真是虽生之日，犹死之年，很可以驱除炎热的。

前天，已将《野草》^⑦编定了；这回便轮到陆续载



在《莽原》^⑧上的《旧事重提》，我还替他改了一个名称：《朝花夕拾》。带露折花，色香自然要好得多，但是我不能够。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，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，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。或者，他日仰看流云时，会在我的眼前一闪烁罢。

我有一时，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：菱角、罗汉豆、茭白、香瓜。凡这些，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；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^⑨。后来，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，也不过如此；惟独在记忆上，还有旧来的意味存留。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，使我时时反顾。

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，与实际内容或有些不同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。文体大概很杂乱，因为是或作或辍，经了九个月之多。环境也不一：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^⑩的东壁下；中三篇是流离中^⑪所作，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；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，已经是被学者们^⑫挤出集团之后了。

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，鲁迅于广州白云楼记。

注释

①小引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北京《莽原》半月刊第二卷第十期。

②轨范 行动所遵循的标准。

③螺旋 像螺蛳壳纹理的曲线形。这里形容世事的纷扰，



也指作者内心的芜杂。

④**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日旋绕的飞机** 一九二六年四月，驻守在北京的冯玉祥的国民军和奉系军阀张作霖、李景林所部作战期间，奉军飞机曾多次飞临北京城进行轰炸。

⑤**《一觉》** 最初发表于北京《语丝》周刊第七十五期（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九日），后收入散文诗集《野草》。

⑥**“水横枝”** 别名栀子。生长在地上，开白花，很香。在广州等南方暖和地区，截取一段，浸植于水钵中，可作盆景。

⑦**《野草》** 鲁迅的散文诗集。一九二七年七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初版，列为作者所编的《乌合丛书》之一。

⑧**《莽原》** 鲁迅在北京编辑的文艺刊物。先为周刊，出版三十二期，后改为月刊，出版四十八期。

⑨**蛊惑** 毒害；迷惑。也作鼓惑。

⑩**北京寓所** 指作者在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的寓所。现为鲁迅博物馆的一部分。

⑪**流离中** 一九二六年“三·一八惨案”后，北洋军阀政府曾拟通缉当时北京文化教育界人士鲁迅等五十人（参见《而已集·大衍发微》），作者因此曾先后避居山本医院、德国医院、法国医院等处。在德国医院时因病房住满而被迫住进一间木匠房。

⑫**学者们** 指当时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顾颉刚等人。



狗·猫·鼠^①

从去年起，仿佛听得有人说我是仇猫的。那根据自然是在我的那一篇《兔和猫》^②；这是自画招供，当然无话可说，——但倒也毫不介意。一到今年，我可很有点担心了。我是常不免于弄弄笔墨的，写了下来，印了出去，对于有些人似乎总是搔着痒处的时候少，碰着痛处的时候多。万一不慎，甚而至于得罪了名人或名教授，或者更甚而至于得罪了“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”^③之流，可就危险已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大脚色是“不好惹”^④的。怎地“不好惹”呢？就是怕要浑身发热^⑤之后，做一封信登在报纸上，广告道：“看哪！狗不是仇猫的么？鲁迅先生却自己承认是仇猫的，而他还说要打‘落水狗’！”^⑥这“逻辑”的奥义，即在用我的话，来证明我倒是狗，于是而凡有言说，全都根本推翻，即使我说二二得四，三三见九，也没有一字不错。这些既然都错，则绅士口头的二二得七，三三见千等等，自然就不错了。

我于是就间或留心着查考它们成仇的“动机”。这也并非敢妄学现下的学者以动机来褒贬作品^⑦的那些时髦，不过想给自己预先洗刷洗刷。据我想，这在动物心理学家，是用不着费什么力气的，可惜我没有这学问。后来，在覃哈特^⑧博士（Dr. O. Dähnhardt）的《自然史底国民童话》里，总算发见了那原因了。据说，是这么一回事：动物们因为要商议要事，开了一个会议，鸟、鱼、兽都齐集了，单是缺了象。大会议定，派伙计去迎接它，拈到了当这差使的阄的就是狗。“我怎么找到那象呢？我没有见过它，也和它不认识。”它问。“那容易，”大众说，“它是驼背的。”狗去了，遇见一匹猫，立刻弓起脊梁来，它便招待，同行，将弓着脊梁的猫介绍给大家道：“象在这里！”但是大家都嗤笑它了。从此以后，狗和猫便成了仇家。

日耳曼人^⑨走出森林虽然还不很久，学术文艺却已经很可观，便是书籍的装潢，玩具的工致，也无不令人心爱。独有这一篇童话却实在不漂亮；结怨也结得没有意思。猫的弓起脊梁，并不是希图冒充，故意摆架子的，其咎却在狗的自己没眼力。然而原因也总可以算作一个原因。我的仇猫，是和这大大两样的。

其实人禽之辨，本不必这样严。在动物界，虽然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样舒适自由，可是噜苏做作的事总比人间少。它们适性任情，对就对，错就错，不说一句



分辩话。虫蛆也许是不干净的，但它们并没有自鸣清高；鸷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，不妨说是凶残的罢，但它们从来就没有竖过“公理”“正义”^⑩的旗子，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，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。人呢，能直立了，自然是一大进步；能说话了，自然又是一大进步；能写字作文了，自然又是一大进步。然而也就堕落，因为那时也开始了说空话。说空话尚无不可，甚至于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着违心之论，则对于只能嗥叫的动物，实在免不得“颜厚有忸怩”^⑪。假使真有一位一视同仁的造物主^⑫，高高在上，那么，对于人类的这些小聪明，也许倒以为多事，正如我们在万生园^⑬里，看见猴子翻筋斗，母象请安，虽然往往破颜一笑，但同时也觉得不舒服，甚至于感到悲哀，以为这些多余的聪明，倒不如没有的好罢。然而，既经为人，便也只好“党同伐异”^⑭，学着人们的说话，随俗来谈一谈，——辩一辩了。

现在说起我仇猫的原因来，自己觉得是理由充足，而且光明正大的。一，它的性情就和别的猛兽不同，凡捕食雀鼠，总不肯一口咬死，定要尽情玩弄，放走，又捉住，捉住，又放走，直待自己玩厌了，这才吃下去，颇与人们的幸灾乐祸，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坏脾气相同。二，它不是和狮虎同族^⑮的么？可是有这么一副媚态！但这也许是限于天分之故罢，假使它的身材比现在大十



倍，那就真不知道它所取的是怎么一种态度。然而，这些口实，仿佛又是现在提起笔来的时候添出来的，虽然也像是当时涌上心来的理由。要说得可靠一点，或者倒不如说不过因为它们配合时候的嗥叫，手续竟有这么繁重，闹得别人心烦，尤其是夜间要看书，睡觉的时候。当这些时候，我便要用长竹竿去攻击它们。狗们在大道上配合时，常有闲汉拿了木棍痛打；我曾见大勃吕该尔^⑮（P. Bruegeld. Ä）的一张铜版画 *Allegorieder Wol-lust* 上，也画着这回事，可见这样的举动，是中外古今一致的。自从那执拗的奥国学者弗罗特^⑯（S. Freud）提倡了精神分析说——Psychoanalysis，听说章士钊^⑰先生是译作“心解”的，虽然简古，可是实在难解得很——以来，我们的名人名教授也颇有隐隐约约，检来应用的了，这些事便不免又要归宿到性欲上去。打狗的事我不管，至于我的打猫，却只因为它们嚷嚷，此外并无恶意，我自信我的嫉妒心还没有这么博大，当现下“动辄获咎”之秋，这是不可不预先声明的。例如人们当配合之前，也很有些手续，新的是写情书，少则一束，多则一捆；旧的是什么“问名”“纳采”^⑱，磕头作揖，去年海昌蒋氏在北京举行婚礼，拜来拜去，就十足拜了三天，还印有一本红面子的《婚礼节文》，《序论》里大发议论道：“平心论之，既名为礼，当必繁重。专图简易，何用礼为？……然则世之有志于礼者，可以兴矣！不可

退居于礼所不下之庶人矣！”然而我毫不生气，这是因为无须我到场；因此也可见我的仇猫，理由实在简简单单，只为了它们在我的耳朵边尽嚷的缘故。人们的各种礼式，局外人可以不见不闻，我就满不管，但如果当我正要看书或睡觉的时候，有人来勒令朗诵情书，奉陪作揖，那是为自卫起见，还要用长竹竿来抵御的。还有，平素不大交往的人，忽而寄给我一个红帖子，上面印着“为舍妹出阁”，“小儿完姻”，“敬请观礼”或“阖第光临”这些含有“阴险的暗示”^②的句子，使我不化钱便总觉得有些过意不去的，我也不十分高兴。

但是，这都是近时的话。再一回忆，我的仇猫却远在能够说出这些理由之前，也许是还在十岁上下的时候了。至今还分明记得，那原因是极其简单的：只因为它吃老鼠，——吃了我饲养着的可爱的小小的隐鼠^①。

听说西洋是不很喜欢黑猫的，不知道可确；但 Edgar Allan Poe^②的小说里的黑猫，却实在有点骇人。日本的猫善于成精，传说中的“猫婆”^③，那食人的惨酷确是更可怕。中国古时候虽然曾有“猫鬼”^④，近来却很少听到猫兴妖作怪，似乎古法已经失传，老实起来了。只是我在童年，总觉得它有点妖气，没有什么好感。那是一个我的幼时的夏夜，我躺在一株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乘凉，祖母摇着芭蕉扇坐在桌旁，给我猜谜，讲古事。忽然，桂树上沙沙地有趾爪的爬搔声，一对闪

